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立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柱頂謂濟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湯放陰稽紹被害初紹之行也待中秦淮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上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李龍之伐棘成也號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號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令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李龍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爲其象親爲錯鑽鑄其旁置之薊城象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符堅遣使西域稱揚堅之盛德并以繪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緒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其悉返之庶剋念前生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許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暠字玄盛少而好學惟沈毅覽和美器度通



涉經文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大令史郭麐及其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同工之分家有騮阜馬生白額駒比其時也呂光來京非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立盛劾輩今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立盛溫毅有惠政擢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立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立盛曰兄忘郭麐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立盛乃從之又曰度亮所乘馬的顛殷浩以爲不利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

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馬國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立篡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書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所乘騅馬於休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旣不動也訖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卽驟出纔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住巴有收至乘南奔死而獲兒還荊州如騅馬楊武之號

王隱晉書曰馬龍子咸爲成都王前鋒長沙王所統冠司馬王胡率衆討咸於馬市咸堅不動湖乃使數百騎馬縛戟於鞍而合向咸又使數十騎各郊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壞胡因馳逐猛戰臨範斬咸

于寶晉記曰王陣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知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驚馬戀芻豆爽必不能用也劉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兄弟宗族皆以爲痴居墓次不交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焉當勝然之取督郵馬谷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率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走馬濟馬里到躡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被王侯之命入其國誠大驥龍麟腰襴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寶衛次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氏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疋髭鬚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廩公臣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十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渾曰鬪在馬而怒及人耶丞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得廐悔悟洋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吏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

還東我當相隨去卽使二千騎共遮馬令迴迴不盈三百步歎然悲鳴突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迴一迴一遠樓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尙書瑀國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祔時偃乘在前瑀策

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踢

徒合切

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

偃曰馬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糾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便欲千里荅曰一感造青言何至與駑馬爭路

蕭子顯齊書曰楊王天殺宋蒼梧王將首與王敬則敬則送宋太祖太祖夜乘常歸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爲

大云御皂

卷八百九十五

四

龍驤將軍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面辭世宗於栗堂親奉視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辭出見而惡焉世宗崩肇還高陽王與傾軍于忠遣壯士殺之

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典略曰西魏武將軍爲齊太祖所殺太祖索所乘波斯騮馬命太幸南陽王躍之將攀鞍馬蹙而死帝惡之日晏還

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
又曰高歡歸爾朱榮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榮未之奇
也歡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歡
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己而起曰凡御惡人亦如此矣
榮命坐歡於床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十二谷
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歎曰方今天子
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
發但將討鄭儼徐紇爲辭舉鞭足以定天下此賀六渾之
意也榮大悅曰爾意卽我意也自是每叅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暮客儼善儼之將死謂其子曰盧尙
書教我爲人我死之後將吾駢馬與之其子遂以他與馬
潛儼死出柩停不肯進巫祝爲儼輦曰盧尙書教我爲人
我以駢馬許之我死之後何意不與子懼而更之喪乃行
潛以馬價馬儼營福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絃絞殺之使內參以庫
車戴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之
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惡梁聞庫車來以
比不失誤

又曰梁普通中童謠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
馬以青絲爲勒用應謠言

陳書曰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涖來時冬氣
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本名擒虎

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隋書曰吐火羅國有穴山中出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
產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
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
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驄馬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
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號
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閔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
域外遂以雷霆爲北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產白馬朱鬣騎連

大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五

六

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籍其口然及行至漢地既嘶鳴
如故時人謂積善之所感也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
往慰撫之乃列其地爲玄關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
獻良馬十疋太宗騎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
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踰
六曰飛霞驄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鍋九曰翔麟紫十曰
奔紅赤又爲文以敘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使獻駿馬上問
其馬之種性對曰神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馬人之
所欲豈可輒彼不足而如我之有餘哉乃命却之

又曰永徽中駿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戶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馬色並駿故以爲各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六助肉尾無毛

又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孰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遙望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實露從之

又曰吐大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其牝母馬放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

大正御覽

卷人百九十五

七

又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荅曰此馬幸免驚蹙無價別求聞者莫能歎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者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人或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尚常露宿於草中雖爲賜也大喜聞視乃哭

又曰周賀若敦與侯頊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數投頊者輒納之乃別取一焉率以赴舩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舩不上後伏兵於岸迎接競來牽馬敦發伏兵掩之盡殪後有王命者猶謂爲詐不復納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五

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終

吳興陳燕分校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全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酒地白汗交流外墳逕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驥馮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驪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赤百為御奔

又云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一

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漣以洗天子之足漣乳也音寒凍反

又曰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孟乎皇天子如皇者尊之天子受命

南四再拜謝爰既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所乘馬盡

黃色為之獸也以極西上

又曰天子北征金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也以鈞于流水因獻食

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三千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泉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

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文白黃之池其馬

歎沙歎音善門切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驅馬是生綠耳魏時西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爲黃耳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臂臂前牛尾其音如

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蕪蕪名杜衡可以走

馬帶香草令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封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縞猶索也大傳云目若

黃金名曰吉量或作乘之壽千歲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有今宏

農湖縣南地名饒野馬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一一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境之剔之刻之路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飭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恤若決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如其所

才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長矣好子姓又可使求馬

乎伯樂對曰良法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

若沒若囚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子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色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之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于紀得金壺發視之有丹書曰勿食及魚無乘驚馬晏子曰食魚不及無盡民力也不乘驚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此書藏之于壺不亡何待

又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寔

大公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三

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馬死一當死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政名乃選女子八十八衣以文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馬魯君爲周道游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於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顧謂左右曰君子故有誣人耶顏回退後三日校來報之曰東野不知馬

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廡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至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善御而子曰美哉其馬
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馬
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
御體正矣馬安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歷險致
遠馬盡力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也公
曰善哉君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齊王聞秦欲用蘇代不肯見
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
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四

人莫與言願子選而視之謂顏如鹿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

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日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
王莫為臣先後先後引也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璧

一雙黃金十鎰以為馬食不斤言人欲云為馬之第年淳于髡曰謹聞

命矣入言之於主而見之王果善蘇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為

不及孫臏乃陰使之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足

從後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歸田忌善客得之田忌數與

齊諸公之馳逐射馳馬爭先射重稱為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亦也司馬長

弟如臨 我能令君勝田忌信

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為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既三輩車而田忌二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孫臏威王王問法而師之

韓子曰紂為甲百萬左飲馬於淇右飲馬於洹洹水竭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被而王之

又曰鈇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鈇飭在前靖綴在後馬欲進則鈇飭禁之退則綴錯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瞿父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失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有千金馬無一金之馬鹿者何也馬為大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辯之者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用也

又曰伯樂教其惰曰者相于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少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騁驪驥織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類馬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又曰一日而千里駕馬千駕則亦及之矣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可墮地無毛行千里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麪千里三軍莫遂但知所發不如所宿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兄弟家麗於府君治相馬方以報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陽丞陽朱君方最良豫州從事沛國蕭耽方最良也

又曰馬相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黃三十三歲齒白口中欲紅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汗溝欲深脊欲如伏龜兩邊如迴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迴毛曰銜禍妨生口中有黑者鳥銜馬短壽

又曰素下去飛蛇四寸行千里驥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六

皮勞振而不噴氣勞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也白額八口名榆曰爲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迴毛在目下名曰承淚不利人也

又曰馬頭爲王欲得力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

一曰務爲城郭四下爲合欲得長
四下眼欲得高匡

一曰欲爲城郭四下爲合欲得長
懸鑿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頭有三大乎

一曰鼻欲得攢筋鼻上王如火
明 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相近而堅小而原雍

一寸三百里三十里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扶欲得大而哭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馬頭欲得高而成尾骨高而垂也凡相馬之法先餘三羸五驚乃相其餘

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脰大蹄三羸也
謂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
下三駑也大駱短脇四駑也淺寬薄脾五駑也

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明

水火在鼻兩孔間

上唇欲急而方

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
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

克廉欲少肋欲長懸簿欲厚而緩

懸簿服股也

脇堂欲平滿

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

寸堅如石鬃欲戴中骨高三寸

鬃中骨也

頰欲開而膺下欲

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

前頸

胸欲直而出

魏骨前而鳧閒

欲開望視之如雙鳧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七

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驚駘而取路當世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符瑞圖曰王者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未鬣禁

又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

曰飛黃亦曰或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皆上

有兩角出曰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

黃帝乘之

孫氏瑞應圖曰玉馬者王馬者清明尋賢則至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腰襦者神馬也與飛兔同

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飛兔者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

天應其德則至駛蹄者后上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

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精之也高八尺五寸長頭略上有翼旁乘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穆車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傷其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庶朝能相頰女厲能相口管青能相唇吻陳悲能相腹脚秦牙能相前賁若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之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在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于名也故曰不期莫耶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驥千里馬名也王有乘也驥驚因曰驥驚也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勁而投之鴻水勁殺投棄又

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勁而投之鴻水如此者三雖造人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人主之不肯有似於此不得其道徒多其威也逾不

用

又曰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官嘆然未見骨也
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
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
類也

又曰青龍之正遺風之乘也高誘曰皆馬各疾若遺風也非先為天子不

可得而具具備具也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吳太

子卽進肝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九

又曰丹質矜秦秦王遇之無禮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乃許爾歸丹仰天而嘆烏卽頭白馬卽生角秦王乃
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鞅乎御轡之際而
緩急於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
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
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

黃帝時飛黃服阜也阜與阜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

皆以爲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乙

御之徐轡銜去鞵鞅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

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過歸雁於竭石軼昆雞

於姑餘姑餘在吳也悲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

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也

又子曰驂騑騃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

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齒非牛蹄檀根非荷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

也

又曰季秋之日乃殺於由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駟咸駕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十

載旗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欲歌視而行之固謂

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

又曰夫馬之爲臯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斨咋足以嚼肌磬骨蹙蹄足以破虛陷匈啗穿也及至困人

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托連以轡御則雖歷除超暫弗敢

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孽蟲孽蟲

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又曰夫待腰襦飛菟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駭菟飛菟皆行萬里共行

若飛四曰飛菟也待西施落簪而爲妃則終身不蒙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爲靡懸

峯未簿而日在其前矣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蓋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蓋之以大車之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
淮南畢萬術曰毛馬犬尾親友自絕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狼食鴉鷄鷄鷄食駮七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吾君必駮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爲禍家富貴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不伏者皆控彈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久屈鄙土爲賓主饋之耳

又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辨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不敢先者以白馬爲非耳誠能去之則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

涼州記曰呂光麟嘉五年疎王獻火浣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六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終

吳興陳杰分校

獸部九

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翾六曰銅雀七曰晨鳧

古今注曰曹真有馱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化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文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通得一疋或說馬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爲疋與馬之相匹耳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一

又曰疲馬不能度絕俗說馬之疲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珪脰也謹按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疲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語云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却驚致按長吏馬肥觀者快馬之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躡獸與獸遇則相觸馬與馬遇則跌踉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傳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飢少同爲孝子穀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

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子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比暗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立子觀東海釋四斗乎岷山朱中路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符子曰六合不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闔園圃乘馬不知牝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二

諸葛教曰昔孫叔敖乘馬其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匹出滇

音類

池河中

三國典畧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也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標紫鸞騶綠螭驄龍子鱗駒絕塵號爲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騶馬者乃命其子爲蝸字叔馬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騏驎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穴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舟跬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

避風病其國人不纏

楊子法言曰或問治已曰治已仲尼

問治已何用說
以用孔子之道

或曰

治已以仲尼奚寡矣

言學孔子道多
而成者何少也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

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桓譚新論曰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

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

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與馬十疋吏卒養親善飲不能

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大六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三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自不

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曰

爾何見一疋練前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

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卽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

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先騰霧挾異

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

虛躍曾家白鶴

洞冥記曰修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

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多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一言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脫泉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既垂頭振毛一國衆獸見皆避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來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闕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爲名云何朔曰困事爲名則步景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四

抱朴子曰韓子治嘗以地黃耳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逢所乘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子果向白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律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律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蹇馬亦罵之曰眇御者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

鹽鐵論於騏驥負鹽東垂頭於太行之板屠者持刀睨之
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
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輒止則就犁一馬服樾當十
家六口之食

孔鳩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人之聖者名曰韓盧犬之
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
是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美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嘗乘白
馬又曰數馬十疋選騎射之上號爲白馬我從以爲左右
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爲之語曰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五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袁准正書曰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
里之險鞭策痛矣

桓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鬣踉蹌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
故也

博物志曰穢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樓東窮大海
海中出班魚皮陸出文豹又出來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
駕出輦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平剔茂帶方太守龔遵領東
穢屬句麗代之舉邑降之

博物志曰唐公有驢驢項羽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

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惠連姻王室罪名八重芝依法執樓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住忠盡譬如八伯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遂投傳云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盧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嘗有數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爲白馬冗陸遜攻襄陽又值此冗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業蜀使有五部兵家滇也識其馬色云是以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魯諸諸宴會荆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道出行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六

所乘馬名爲的顛騎的顛走墮襄陽地西壇溪水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顛今日亡我不可努力的顛乃一踴三丈遂得過

異苑曰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將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躕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攀之得登岸廬江

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川部有擊賊之多死衆請取之因單車乘白馬往賊東有歸降遂生爲立祠號曰願馬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白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挿腰戎故吏多

至大官相逢戒輒不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爲城乃定遂名爲馬也

又曰吳先生殺武衛兵錢小小刑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水使丞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疋以酒饗之皆城好馬鞍勒令耳

志怪集曰孫弘常自云鬼神與其言謂語委曰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尙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尙常愛惜至甚謂尙曰爲我爲活馬活馬何如尙常不信弘答曰鄉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牀去良久還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七

語尙曰廟神愛樂君馬故耳尙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郎耳便活尙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既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逃呼鳴尙於嘆息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實家在彭城有一駿馬甚快常乘曲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實夜夢見其之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聽馬見與衆實許諾既覺呼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息狀如中惡衆實心知其故爲誠治察向晨馬死衆實還臥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獲至將不惜之今以相遠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嘗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繫所看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此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有好馬今死甚愛惜今盛懊惋景純使語門吏云人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問驚喜卽啟固固踊躍令門吏走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馬可活耳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漢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藜林有一物似猴而非是出其人逐得便抱持歸入門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八

自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卽起噴奮鼻迅鳴喚便不復見此物因厚資給璞得過江尤

靈鬼志曰陳安爲河間王暉給使甚壯健常乘一馬駿駛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可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路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投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子若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京師有駿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使家住宿候問曰君何以致子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覺送薦請闕上

子都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承孫昱俱爲
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
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土

傅玄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隆也太祖賜之驄使自
至廐選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顛馬委
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
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
思獨取一騮馬形觀旣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
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傳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
如逸虎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九

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胸尾
如雪華耳如插筒

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

又說卦曰坤為牛

周書王會曰十盧純牛純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

楚每牛牛小之者也

大夏西北或數楚北戎
茲白牛野獸形似白牛

詩鴻雁無羊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惇

黃牛黑
曰惇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尚書曰武王克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二

左傳成公七年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驪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又宣公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風放

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又僖下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

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上曰宋城華元為植廵功

植主城
廵也

城者謳曰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
邠

又宣上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
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殺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己重矣諸侯之從君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

又曰成下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曰而殺老牛莫之敢尸而
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大公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三

又昭四曰邾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不共晉實以魯故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知不得事

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以絕兄弟
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
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
其畏不死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不齋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在彼而書數秋當保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

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素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牲用騂尚赤也周饋貴誠也

又禮器曰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膳以饋

又內則曰牛夜鳴則廋廋與惡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緣供

其水稿福在鼻衝在角言不得觸緣繫牛鼻繩緣本又作紉持刃反

又冬官考功記曰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紕而昔昔讀

大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四

請交錯之錯謂角角臆理錯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

牛二色木白中青赤豐戴牛角直一牛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謂所

以祭者也求終也牛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麻非一處我獨爲禴祫謂之牝可繫牛犧人者謂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

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

其兵車之牛與其牽旁以載公任器率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日牽

居其旁曰旁任猶用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祭以待事鄭

血祭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又秋官上曰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吏合之小

事凡封國若家牛爲助牽勞

後漢書曰朱暉爲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隣郡牽牛入界避災耳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焉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茂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乃立爲帝恐畏欲啼卽復還依俠卿

又曰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民攤城不下更始遣天柱將軍降之不育云聞宛之趙民有孤係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吏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豈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犢角如蟹栗言小色禮緯曰天地之牛角蟹栗

卽除爲郎中行偏

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五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敕令還牛者再猶不從恭涕泣曰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亭長同爭亭長卽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

吾非有愛也

魏畧曰鉅鹿時苗字稷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牯牛歲餘一犢子及代畱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祐之姪也爲鉅乎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錄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持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琰曾夢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寒北有死牛頭語于寶晉記曰南安朱坤其鄰人牛犢與冲犢相類來取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六

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下之慙冲冲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鄰人牛犯冲苗冲乃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山濤令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嘆裴楷鞞和嶠刺促不得依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入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紉斷詔可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固若有軍士殺牛祭天以其歸占吉凶歸解者爲凶合者爲吉也

又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尙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密貸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逐者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驅轅則駛矣因而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弟北甚山下性豪俊麗服王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各八百里駿嘗瑩其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休比左右連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大正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七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亨嘗奏曾以銅鈞轍絹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亨爲椽勸勿應亨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

又曰桓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躡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至夷南諸人不得不任其貴衰先日運有典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豈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志意以况籠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容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侯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斛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受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牽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爲吏部尙書性廉儉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顧憲之元徽中徵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猶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

大正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八

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也

神明

三國典畧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羅文綿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

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于樂游苑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竿而折至是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廄抵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爲揚州刺史拜陵還過延

陵季子廟觀沸并有水牛突部五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歸其家爲治務存寬厚故得草野

忻心

後魏書曰邢昺以木工副李家使於梁斫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巖嶮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桓鸞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又曰魏妻從雄傑有識度僮僕千數牛馬以谷量姓恕周給多歸附之

又曰道武時窟咄寇南鄙莫題詩二於常遺箭於窟咄謂曰三歲憤豈勝重載言窟咄長兩帝少也

又曰孟信爲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作契已訖市去聽知牛主住所在信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八

九

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僕其兄子二十買牛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

隋書曰盧昌衡爲徐州總管嘗行至浚義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使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使耶君何謝爲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求皆此類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醕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叔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荅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

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客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牛虜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羈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韉一手翻書讀之尙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之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獸部十一

牛中

春秋潛潭巴曰宮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
楊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
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野牛

又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鷄

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犝牛二百良犬七

千野馬二百牛羊二千

此牛能行沙中如馳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鈎於流水因獻食馬三百牛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九

一

羊二千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瑕山得其獸狀如牛
蒼身無角能走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

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開五百里

世本曰骸作服牛

骸黃帝臣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遂免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寧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傳
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

又曰牛岐胡壽岐寧而胡壽 去角近行 馱眼欲得大眼中

有白脉 童子最快 頸骨長且大 馱壁堂欲得闊總堂角馱間也

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 膺庭欲得廣膺庭 天關欲得成

天關皆接骨 雋欲得垂春也央又得下 蘭陵欲得大尾 豐岳欲得大膝

骨 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 力柱欲得大而成當

骨也 懸蹄欲得如八字 陽鹽欲得廣陽鹽者交尾 常有似鳴

者有黃也 洞胡無壽 株淵無壽 毛常月下也 上池有亂毛

主凶上池角中央也 身欲得如卷 大臑疎助難飼 龍頭突自好 踧

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肌後 毛欲得短密若長疎 不耐寒氣

尾不用至地 尾毛少骨多者有力 脉上肉欲得豎角欲得

細鼻如鏡 難牽口方易飼 棘府方易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九

莊子曰 聲氏之牛 夜亡而過 夔止而問焉 曰 我尚有四足

動而不善 子一足而起 踰何以夔 然曰 以吾一足 王於子

矣

莊子曰 夫豷牛其大如垂天之雲 此能為大矣 而不能執

鼠

又曰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 使幣致焉 顏闔守廬粗布

之衣 而自飯牛 魯君之使者至 問此顏闔家耶 闔曰 然使

者致幣 闔對曰 恐聽謬 而遣使者 罪不若審之 使者還反

復求之 則不得已

又曰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曰 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

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 于彼 斲節者有間 而刀刃者無厚 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刃刃若新發于硯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髮則刃遊於其閒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爲狐犢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齧云王坐於堂上有壘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不忍其觳觫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闌罕不勝股也車尾石不服乘也

太三 御覽

卷八百九十九

三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提足以歌 闕 注事具樂部

又曰使鳥獲疾引牛尾絕力暉事牛不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鼻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大宰嘗使庶子行市還去市門多車大宰召市利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怪太宰是神知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頸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聚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

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輓也

又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兌前今馬之屬前小有角者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九

四

而兌後牛羊後小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牦牛騰馬游牝於牧

又曰取牛膽塗熟蚕則鳴矣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牛膽塗目笑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柱三寸者

膽中百日以成因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目下為女子着

頭為小兒者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無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祭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

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察也重白而憎黑嗜甘而逆

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卜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白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軍之秦秦穆公觀益見百里奚飯牛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足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以爲之師

張溫曰喪曰昔百里奚賢秦穆欲公用之穆公好牛奚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後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太平御覽

卷人百九十九

五

抱樸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水中

又曰智禽啣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 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谷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犍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臣以爲愚因以爲谷也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堯在上臯陶爲大理者安有取人駒牛

論衡曰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台不集按恐觸人人不敢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永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
童女二人爲婦永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農神
酒杯但澹淡不耗永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
鬪於岸旁有頃永還流汗謂官屬曰吾聞太極不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止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注神遂死
焉

又曰下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路夜
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爲犧牲嵇叔夜以
爲無此者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右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語

太平御覽

卷人百九十九

六

又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里時時共鬪卽海沸人昏或出
鬪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卽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
白牛厭之求不得璞爲數之卽日白牛從西來逢叔保大
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
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
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飯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
失明曰岱死

郭子曰蒲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有琉
璃扇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

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牛角者為呼犢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小頭一尾四足頭入領中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與魏典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袁喬江賦曰吳時有錢約釣於牛渚獲一金鑽引之則金牛汎然而出約懼而釋因以為名

束皙延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繩索以

為鞅結斷綆而為鞅

藏彥馱牛賦曰殊相允備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雅竦若驚鹿馱若奔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九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獸部十二

牛下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之而洗耳於池濱樊堅字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

關中記曰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敎門吏曰昔有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殺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白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卽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楊泉物理論曰武帝拜少翁爲文成歲餘無效應乃作帛

太平御覽

卷九百

一

以飲牛陽言此牛有異應殺而視之得帛書武帝識其手跡其言妖怪乃急窮竟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誅文成而隱其事

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牛

雲氣占曰趙雲如牛比夷之氣如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繞環角生四耳

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記曰董卓少嘗游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

諸豪帥有求從之者卓乃殺耕牛與之共宴樂

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由者寧爲牽著涼處自
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光通識達人時國中有盜牛者牛
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復將改過子旣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遣問之年
中行路老人擔重有人伐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
問姓字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
而去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卽前擔人也
老父掘其袂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未
若子之仁者謂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
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人盜
太平御覽

卷九百

二一

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隣家牛數入食
其禾旣不可逐又爲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
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廣求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
檢犢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
三四斤明日其因已復割卽愈也

又曰萬歲樹精爲青牛漢桓嘗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從
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尉中將軍有勇走道牛見
公走還何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此青
牛者萬年之木也

嵩高記云山有大松或于歲其精變爲青牛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玉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使金蜀王以爲然卽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牧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喚聲聞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丁四脚今具存

劉道真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以名湖

涼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太平御覽

卷九百

三

鬱林異物志曰州宿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骨若德子衛護其犢與虎爲讐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豬

齊地記曰東萊牛名上嘗以五月每牛產乳每牛形似牛而無角騁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史荅武昌都說曰武昌牛崗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遺迹尙在常璩華陽國志曰牛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爲之竭因以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居風山有夷人有一嫗向田見金

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鷲尾洲南有龍籠二洲二洲之間舊云多異魚而投罟揮網輒便桂絕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石牛二頭常爲綱者絕焉

酈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駭身自山而降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光石牛輩既旱則雨洗牛背泥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

太平御覽

卷九百

四

此兒隨所舐處肉淨白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兒俄而病死其家墓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餘人悉變爲虎

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烈青洲洲南又有牛潭漁人見金牛常與水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鈞此潭於石上躡得金鎖大如指長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扣斷唯得數尺遂致富後義興周靈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傍有金鎖往掩之得二丈許遂以理雄爲江南都尉

祖台之志怪曰苟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盧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

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非不覺也

又曰陶太尉微時喪葬家貧親自營作塋有一斑犝牛傳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君於何所覓太尉具荅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有一牛眠山圩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極貴小腹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岳又指一石此山亦好但不知尙耳亦當世出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皆

太平御覽

卷九百

五

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驃騎叅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草衙不食淹淚瘦瘠又曰卽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挺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响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如馬日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而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曾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畱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桃一宿而反

郭季產集異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縵牽取得

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人知是神物乃放之於是入水錢亦隨去

于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坐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怒持祠上坐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入傷足不能臥樹下聞鬼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去足為勞又曰秦公必將不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子何又曰赭荅灰塗子如之何默然無言臥者以告於是令上皆衣赭隨斫創塗以灰樹斷化為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太平御覽

卷九百

六

劉義慶幽明錄曰巴丘縣金崗以上世里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潭鑽久乃盡釣人力斫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又曰桓立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初兄時見一人執籙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輪肉以充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桓立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詣殷荊州於鵝穴逢一老公駐青牛形色環異桓卽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馱井常因忽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遣人說守經日記跡也

又曰桓冲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
久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赦活也牛
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若汝須活遍拜衆人牛
涕漬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啟遂殺牛冲醉止得啟
冲聞之嘆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
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尙可過此必死華謂
遇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嶺表錄異曰自瓊至辰多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
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
皆促劍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笑

太平御覽

卷九百

七

彼人嘖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又好哭

又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
可騎者卽自小習其步驟亦甚穩快者

獸部十三

驢

騾

橐駝

驢

說文曰驢似馬耳長也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漠驪其子曰驢

史記曰匈奴奇畜驢騾也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後漢書曰蘇子訓漢末入市投主人家其驢忽死時夏月

蛆從驢口中出主人見之自訓訓曰無苦遂往驢邊舉杖

驢忽走起

十三御覽

卷九百一

一

又曰永平中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里

又曰戴良字叔巒英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

晉書曰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

哭之甚悲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

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

王濟死乎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而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

驢入檢其臉長者題曰諸葛子瑜恪對跪乞請筆益兩

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欣笑以驢賜恪

晉陽秋曰晉文帝親阮籍恒與譚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嘗言曰平主會遊東平樂其士風頗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卽從其意籍便驅驢徑到郡驢壞至其府舍三國典畧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尙書郎已不盡令乘驢又曰齊蕭愨爲太子洗馬愨字仁祖常患腰痛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入見者笑之

北史曰公孫軌拜尙書賜爵郡公出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今驢主皆加絹一百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若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與齊陰公驢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亡人蠕蠕說令繫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又告失驢耳者楚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遁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唐書曰郭英鍾劍南娶女人令乘驢繫毬以寶鈿爲驢鞍賞賜臣下以爲笑樂

風俗通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射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駢以爲騎從價與馬齊

又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皆如死驢

漢志曰靈帝駕四驢親自操轡驢者服重致遠上下山谷

野人乎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騶駕之乎天若意曰國
巨亂賢愚倒值凡執政者皆如驢馬

金樓子云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馳遍京師有
時駕四驢入市

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居無定主周繞
於天下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形當何
所以孝武掩口笑而荅曰頭當似豬

續搜神記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客於外
國深山中山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
驢不入絕澗道人尋跡叱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還驢物如

大正御覽

卷九百一

三

故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心下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
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斛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外令史
不下驢衝過其閒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
實在此驢乞光數之然後受罰御史遂許之謂驢曰汝伎
藝可知精神極統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
止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中板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
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臧彥弔驢文曰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直稟性

沉難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宋袁淑俳諧文驢山公九錫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
諒臣停等武夫吟軟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
荷囊致食用積大勲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
晨夜不默仰契元像俯叶漏刻應史長鳴毫分不却挈壺
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宜
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爾之鳴也青春絳身長頰廣額修
尾後垂巨耳雙礫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麴負
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
有濟斯族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盧亓加廬
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
六五御覽 卷九百一 四

騾

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冷浦之朱廬封爾爲中驢公

廣志云騾北方或曰罔

說文曰騾父馬母驢也

崔豹古今注曰驢爲牝馬爲牡卽生騾馬爲牡驢爲牝卽
生騰鷲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
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
騾也

三國典畧曰齊陽休之嘗乘騾遊於公卿略無慙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趣乃拚馬山谷乘騾而去

唐書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典其部下乘騾卽戰號騾子都敢爲勁悍官軍恒驚避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黃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詐言胥渠也欺君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攻翟黃門之官左七百

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太古御覽

卷九百一

五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騾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李少君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問之發棺無所有

洞冥記曰修彌國多神馬騾驢高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牝馬合則生神驢

又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駃騾高一丈毛赤斑皆出毛旋成日月之像常以金瑤物器莠以飼之置於黃門廡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惜夏侯淫于原獸以亡其國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莊好馬叔敖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之機事騾駃獸宜

置之於負乘不用則弁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厲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退蛇復化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爲騾驢耳嘗納其言而深思之

吳歷曰朱據討沓中獲驢騾二千餘頭

晉書曰乘傳使者拜官出使遭二親喪皆上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

晉諸公讚曰劉乘降乘騾車詣鄧艾

神仙傳曰刺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采欲見我見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皆逐之問人云適去東陌上乘騾者乃各走馬逐之望見訓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

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秦馳

淮南子曰秦馳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秦馳

山海經曰號山陽之光山獸多秦馳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負千斤

史記匈奴傳曰其奇畜則秦馳

又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燕代秦馳良馬少實外廐

漢書曰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駝驢

東觀漢記曰河官太守竇融遣使獻秦馳南單于上書獻

橐駝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鬪橐駝以爲樂事

華嶠後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獻橐

南史四夷傳曰滑國有兩脚橐 及野驢有角皆善負重而行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名 更向恒州取水以供贍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末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橐 先知之卽預鳴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以擅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卽過不爾則至危斃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

七

鹽鐵論曰齊陶之鑱南漠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馳可使銜尾入塞

博物志曰墩煌西度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伏流處人不能知乘駱 知水脉過其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蹋處掘之輒得水

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及一丈五尺援臂長好騎駱善便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高九尺號銅駱駝

陸翽鄴中記曰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向相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水以金鉄及手
承取卽便對過瓠蘆盛之者則得之令身體香淨而升仙
其國神祕不可數遇

楚辭曰龍尾遊乎華池騷裏奔亡勝駕橐駝騷裏駿馬

郭璞山海經圖橐駝讚曰駝唯奇畜肉鞍是被迅騫流沙
顯加絕地潛識泉源徵其智慧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獸部十四

羊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

舉

又曰羔羊子也狩五月生羔也擊亡具切六月生羔也牽七月

生羔也羝堆矯切羊未卒歲也羴牝羊也羴扶分切牡羊也羶音夷

乘單也羴扶員切黃腹羊也措間切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羝三歲曰羴其一歲曰特三歲曰

羴吳羊羴屈入切曰羴滿名羴羊牝曰羯牽音元似羴思究切羴也

爾雅曰牽大羊似羊大角員羴說在山崔問羴如羊吳羊似羊牡粉音少牝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羴夏羊黑殺羴也牡羴音輸羴殺角不齊觜一矩角三羴音卷

三 羴羊黃腹未成羊羴絕有力奮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

康居

又曰驢羊似驢

字林曰羴女奚切羴女溝切胡羊也羴口弄切羊腊也似羊四耳

九尾目在皆羴音還似羊無口羴乙間切羴羊相積一曰羊羴

初覓切羊相厠也羴羊臭也善式延切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美髯主簿

禮記曲禮下曰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又月令曰孟春天子食麥與羊

又內則曰羊冷毛而毳羶

詩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

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又曰羔羊鵲巢之致也召南之政在位皆儉節正直德如

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又曰特羊賁首三星在雷鄭元注曰羊牝曰特賁大也

易說卦傳曰兌為羊

又大壯曰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

角

大平御覽

卷九百二

二

周禮夏官上曰羊人掌羊牝凡祭祀飭羔羔小羊詩曰西

祭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昇也昇首報凡祈珥共其羊牲

共饋饋賓客共其灋羊灋羊食灋凡沈辜侯禴釁積共其羊

牲積積為坻鄭可農云坻讀為積謂釁積

元積軍器也元謂積積柴烟祀藉療柴

周禮天官食豎曰凡會膳食羊宜黍

左傳宣上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人鄭師故敗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而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牧百餘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及拜式爲郎布衣躡而牧羊躡音脚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紱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羝羊祀西疇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閒爲人牧羊項梁立爲懷王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廩食不致掘野兒草苳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盡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恥之云傷博士宇先自取其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後漢書曰更始二年至長安尤嗜酒不哂政事所佐皆賈豎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餈中郎將爛羊膾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廣陵思王荆傳曰光武崩大行在殿荆哭不辰而作飛書合蒼頭詐稱東海王彊勇况書與疆構爲大逆其辭

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錄曰羗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

北史曰隨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潞州有官羊生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帝王世記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以羊

穆天子傳曰大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

血白

又曰天子飲于山乃獻橐羊四角有橐

又曰春山羊食鹿豕

大正御覽 卷九百二

四

山海經曰錢來之山有獸如羊而馬尾名曰鍼羊

周易是謀類曰大山夫金雞四獸亡玉羊鄭元注曰金雞

玉羊二獄之精

春秋說題辭曰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養王也故羊高三尺

尺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賊盜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羊飲之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

羊之爲言祥故爲贊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奚事則臧

挾策讀書穀奚事則博以游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

也

又曰善養生者如牧羊後人鞭之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杜二子相從以羊血灑杜讀王國卑之詞已盡絕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爲有神驗

列子傳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華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舜牽一羊舜華荷華隨之則不能前矣

孫卿子曰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五

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爲楫棟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史記又云飛鳴滿野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肚土也使公殺也視肝卽土矣

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子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顧首嘗訪邑里故人其陵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

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之焉知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亡虞飯牛於秦自鬻以五穀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淮南萬畢術曰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

楊雄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王充論衡曰解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令其羊觸之

山海經曰羝羊尾如馬出錢來山之羝

羝音針玉篇
作古咸反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六

瑞應圖曰鍾律和調則玉羊見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也洛中人有驅羊人蜀其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禾負來

又曰陰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脯不可食但着床席間已自驚人又有作淫羊脯法取殺犛各一別繫合裁相近而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黃竹葉飲以米汁百餘日後解放之欲交未成使牽兩殺之膊以爲脯男食粘女食犛則並如狂好鬼亦無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方之煮菜萸菖蒲汁飲之以水銀宮脂塗陰男子卽痿宮脂

鹿脂也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十斤試令求之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土羊相似然是野獸土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富余以問河南服君服君曰是月草木萌羊能嚙草雞啄五穀故懸二物助陽氣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京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斤頗熟峭山如壁上下如跌

又曰有羊大尾車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其背如馳

宋永初山川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電羊大如犍牛

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爲從者無異驅羣羊而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七

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

格當也羊不能與虎鬪明矣

今王不

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

衛玠別傳曰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共觀咸曰誰

家璧人

述異記曰羊性不爭呼咬羊一名朝髯郎一名青鳥

又曰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

角羊

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

喜後求而得之

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

良謹將至華山石壁中四十年不誤念其家其兄初起

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平曰在山東初起視不見羊但見白石邽謂平曰山東無羊平曰兄自無見耳與兄共往平乃叱之白石一時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弟得仙道以如此遂棄妻子服松柏伏苓五萬日遂得仙易姓爲赤松子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簡之長一口知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若也有一羊跪言詎如許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家有黃羊因以祠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八

又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問爲誰定伯乃詐之曰我亦鬼也遂與相會侶向遠行困極因擔鬼問鬼曰鬼何所畏曰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著頂上徑詣宛市化爲羊恐其變亟唾之賣之得錢千百五買者繫之明視之惟繩在時人名宗定伯賣鬼得錢千百五

列仙傳曰葛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猶在國人異之

遂以羊舌爲族矣
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君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卽將去而殺之旣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未入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搖乃取出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

劉義慶幽明錄曰洛下有潤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宮館金飾明踰三光人長三尺如此九處後至告飢長人指樹下一羊令跪呼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之令噉卽忘飢請問九處各求停不去荅云去君不得停

續異記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者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金樓子曰修羊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發何語未訖於床上化爲白石羊題其額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杜泛海歸聞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遊初疑人所牧放而絕無人迹乃知野生者船人方

飯因取食之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獸部十五

豕

爾雅曰豕豨

江東呼豨

豨豨

豨羊豨反俗呼小豨豬為豨子也

么幼

最後生者俗呼

為么奏者温

音温今豨猪矩頭皮勝盛也

豕生三縱

音宗

二師一待所寢

瘠疾瘦切

四蹄皆白孩

音該

其跡刻絕有力

音厄豕高五尺者

牝豕

五尺為殺豕

大豕為豕

說文曰穀

計卜切

小肫也膜肫生三月也

子公切

豚生六月也

或一歲曰縱肥牝豕穢也

豕好切

三歲豕殺壯豕也

穢也殺

音殺

太谷各猪曰殺豨

音該

豕息也豕以穀園養豕

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以豕為彘

之豕切

河南謂之豨吳楚謂

之豨

大豨切

漁陽以大猪為肥齊徐以小猪為穢

化主切

貌

白豕黑頭也温豕奏毛也

方言曰猪燕朝鮮之間謂之殺關東謂之豨或謂之豕南

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豨

音奚

吳揚之間謂之猪子

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豨四月生應天理

崔豹古今注曰猪一名烏喙參軍

易說卦曰坎為豕

又睽卦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又大畜曰六五豨豕之牙吉

又姤卦初六繫于金扼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漢書曰公孫宏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

又曰劉都景帝將爲郎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瑣入厠
止目召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諫之乃止詔亦
不傷賈姬
又曰燕刺玉且將所亂厠中羣豕出懷太子竈

東觀漢記曰承宮字少子瑯琊人少孤年八歲人令牧豕
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徒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
生誦誦好之因棄豬而聽經猪主怪不還行索見宮欲笞
門下生共禁止因留構舍門下拾薪執炊數十年閒遂通

六經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三

又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代以功爲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慙而遺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續漢書曰曹萌字元偉以仁厚稱鄰人有盲豕者與萌豕
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慙送所
認豕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袁山松漢紀曰吳祐放猪於垣澤中誦經不行遇父故人
謂之曰子三千石子悼輒而謂經行吟於澤畔縱子無恥
奈君父何祐守志如初與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之變服

爲備祐負使春遂爲死交於杵臼之閒
張璠漢紀曰沙車王殺于闐王子闐入太都未出城見野

豕欲射之豕乃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太都大翼之卽與先共殺莎車王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字文元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曰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猪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故齋半直以還買猪者辭不敢穆棄錢而自去

魏志曰挹婁國在夫餘東嘗居土穴寒氣劇於夫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

又曰管輅嘗至郭恩家碓上雞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侯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恩恩射雞爲饌進前著小女子腳舉家惶怖覺無所害又有人失婦求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猪者乃逐之行次猪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囊見其婦出看猪遂擒之

晉書曰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列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坐其上使共飲之

又曰愍懷太子嘗從帝觀豕羊言於帝言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言即使享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又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龍舒尉鄧林父病疾積年垂死友爲筮使畫作野猪著臥處屏風上因是遂瘥

子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

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
圖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
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今衡官
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
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水夫膳之夕見夢
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
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乎魯津有
赤龜奉璧而獻

一云夜
光珠

孝經援神契曰鮪水伏故去脉

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孕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六

又曰黃帝理天下狗彘吐菽粟於路無忿爭之人

山海經曰猫大者肉重千萬無毫猪如豚而白毛毛大如
筭而黑端郭璞注曰猫猪也夾脾而有竊毫長數尺能以
頸上毫射物

博物志曰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猪羊法

祖台之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堂上
見一女子甚美留之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吏來遂
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養生集要曰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異物志曰鬱林大猪一蹄有四五角多毫買者以鐵錐類
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不動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猪欄橋是也

山海經圖曰豪隄讚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

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太和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大陰之沉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腩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參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此此君之美也白躡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日經千載而流饗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惟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務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

七

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 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獸部十六

狗上

爾雅曰大生三獠音宗二師一獾音祈未成毫狗長喙獾音廉

險短喙狷音昌橋音許橋狗絕有力狽音兆龙狗也狗四尺為葵

說文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又曰龙犬之多毛者也獨短喙犬也獾黑犬黃頭也往之

切黃犬黑頭也狽音黠短腦狗也獾音胡斬犬吠不止也葵犬

如人心可使也狽居世切狂犬也狄亦犬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一

又曰狡小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呂忱字林曰韓盧良犬也狽音鵠宋良犬也狽五見切逐虎犬

也

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獾扶本切隴西以犬為猷音首獾乃容切

狽乃居切毳乃庚切皆多毛犬也獽五校切猢居例切也猨音彫屈

尾犬也

廣雅曰殷虞晉葵楚菇黃盧宋鵠並犬屬

廣志曰狗有懸蹄短尾之號

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易說卦曰良為狗

詩國風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其仁盧田犬令盧重環其

人美且髻

又曰國風野有死麇曰無撼我悅兮無使尫也吠尫狗也

禮記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効犬者左牽之

又曲禮曰凡祭祀犬曰羹獻

又內則曰狗赤股而躁踈

又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

棄為埋馬也羹蓋不棄為埋狗也且也貧無蓋於其封也

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空陷謂没于土

尚書洪範曰西旅獻獒西戎遠國大犬大保作旅獒召公也

左傳宣公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又襄王曰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遂奔陳

又昭六曰二十三年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於晉晉

人來討叔孫婍如晉乃館諸箕吏人與叔孫屈於箕者請

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示不愛

公羊宣公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劍利以示我盾將起

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盾知之蹠而蹠猶超避而侯以次公

有周狗可與此周所指如意謂之葵而屬之葵亦蹠階從彌明逆而

蹠以足逆蹠之絕領趙盾故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史記懷陰傳云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距狗吠堯堯非不仁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又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爲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取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襄徐國後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壘之徐梁界中今見有狗壘云

又曰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飛云烏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君縱盧而搏

太不御覽

卷九百四

三

蹇兔也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

又曰成帝平和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繫之爲狗走去復至數人披甲持弓至良家等繫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大禍也

後漢書曰岑熙爲魏太守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吠狗不驚足

下生鬢

鬢長毛也犬無自吠故足下生鬢

又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續漢書曰靈帝寵用便嬖弟子轉相汲引賣闕內侯直五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畧不類物狗而冠也

又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冀遂乃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也

魏志曰太祖曰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狗蓋捕鼠雖小損而貌囊儲

又曰公孫淵來亡家數有怪大冠幘絳衣上臺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帝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璩六十二爲侍郎直內省歛見白狗問之傍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四

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魏畧曰丁溢外似疎濫而內明慧雖與何宴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聲勢屈於曹爽亦教言之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記臺中三狗噓喋不可當一狗憑點作蛆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點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食人而故畜蛆也

吳志曰孫峻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須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還逐犬遂升車

晉書曰當陽侯杜預初攻吳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預恨之乃盡殺之

又曰齊王問入廢質后后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亦行
自廢又問問曰起事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繫其尾何得不然

又曰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
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簿乃今移厨帳助其經營使
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然有白龍
者凶微至矣後庾翼子蘊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
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形於衆後失所
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後爲桓氏所滅

又藝術傳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五

荒年多抄盜合卿筮之卿筮曰君慎勿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劫也宜以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
繫著船前求索正得駿狗卿曰其色不純當有小毒正及
六畜耳無復憂序行半路狗忽有聲甚急如被人繫比視
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家
無恙

後魏書蠻夷傳云獠性若同禽獸若殺其父求得一狗以

謝母亦不懷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生一口

獠張受切
又音老

北史曰齊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畱守晉陽受波斯狗尉破
胡諫之綽歛然破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
後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餽波斯狗婦女

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周書曰張元琮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父叔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之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

三國典畧曰齊高緯以波斯爲狗赤虎儀同趙遙郡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鬪雞亦號爲鬪府皆馬藉以氈罽被以金玉號爲駿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盧繡帳牢具過於諸王婚禮齊王常親視焉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六

又曰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趨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又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羣犬並走諸人令目之之才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所養一犬名曰黃倉在彪前後未曾刻有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于餘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卽死及彪被害黃倉呌嗥宛轉血中

唐書曰貞觀中彌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濟河於故定襄

城爲牙帳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思摩之初建也詔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收田處龍荒之最突厥咸競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陁種落初集其力尙微未敢北徙至是始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爲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國作國家一狗北門守吠若延陁侵逼謂家口徙入長城詔許之

郭頰魏晉世語曰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臥見人則去

周書曰梁溲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孕三月而生也

宋均注曰狗斗之精所生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七

又曰狗三月而生陽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穆天子傳曰鷓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鷓之然切

又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首其名天狗

又曰犬戎國黃帝之後弄明生白犬二頭自爲此性故爲

此國也

又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有兵

又曰蚺陶音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嬖晉君之圃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晉太史史

簡子見之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聞簡子曰何以

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爲不順譏簡子獵君圍獵君不從君而自行也

主君道義而麓弗聞麓主君苑圃之官傳曰山林之木可麓守之臣敢煩當日

當日謂直日者也主君之聞不順以告簡子乃還覺所君臣亦不敢煩王之當日以自白也

譏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疲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頓其兵

疲甚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說苑同也

春秋後語曰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八

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見惡於貂

勃曰然師之狗吠堯非貴師而賤堯狗吠非其主也且公

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

孫子之腓而噬之獸以走曰攫攫音詹陳切若乃得去不

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

單任之於王

漢武故事曰公卿至東萊去見一人長五尺自稱曰公率

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方朔別傳曰天子之良馬將以捕鼠深官之中尉不如

跛犬也

西京雜記曰揚萬三年有獵狗名青骹賣直百金也

又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鶴兔皆以爲
佳各狗則有修毫釐睫白皇青曹之名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

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